

王應麟著作集成

漢制考
漢藝文志考證

〔宋〕王應麟 著 張三夕 楊毅 點校



王應麟著作集成

漢制考
漢藝文志考證

〔宋〕王應麟
張三夕 楊毅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漢制考·漢藝文志考證/(宋)王應麟著;張三夕,楊毅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1.1

(王應麟著作集成)

ISBN 978-7-101-07703-2

I. 漢… II. ①王…②張…③楊… III. ①政治制度-考證-中國-漢代②圖書目錄-中國-漢代-考證③漢書藝文志-考證 IV. ①D691.2②Z812.3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0)第 235017 號

責任編輯:王 勳

王應麟著作集成

漢制考 漢藝文志考證

[宋]王應麟 著

張三夕 楊 毅 點校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1¼印張·2 插頁·200 千字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3000 冊 定價:36.00 元

ISBN 978-7-101-07703-2

王應麟著作集成編撰委員會

顧問：

謝維和

清華大學副校長、教授

壽永年

中共寧波市委常委、鄞州區委書記

主任：

傅璇琮

清華大學中國古典文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副主任：

劉石

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教授

王海娟

中共鄞州區委宣傳部長

委員：

武秀成

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

張三夕

華中師範大學文學研究所所長、教授

徐梓

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教授

馮寶志

中華書局總編輯助理

李晨光

中華書局歷史漢學編輯室主任

舒放毅

中共鄞州區委宣傳部副部長

施孝峰

鄞州區文聯主席

錢茂偉

寧波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所所長、教授

徐劍飛

鄞州區文聯副調研員

戴松岳

鄞州區政協教文委副主任

王重光

寧波文化研究會成員、寧波大學文學院兼職教授

王應麟著作集成總序

傅璇琮

王應麟博學多才，著作宏富，其學術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清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一八於困學紀聞提要，稱「應麟博洽多聞，在宋代罕其倫比」，實際則不僅僅是宋代，在我國學術發展史上，王應麟堪稱第一流學者。如梁啟超於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即稱「宋王應麟困學紀聞，爲清代考證學先導」。

宋史卷四三八王應麟本傳，詳細著錄其著作之書名、卷數，共二十三種，六百九十五卷；後清人張大昌爲其所作之年譜，又補錄八種，四十九卷，則共爲三十一種，七百四十四卷。個人著作如此豐多，在中國古代文獻學史上，當亦爲首列。不過元明時期，其著作甚多佚失。清乾隆間修四庫全書，則較爲完整輯集其所存之著，今據該書所輯，列爲：周易鄭康成注一卷，詩考一卷，詩地理考六卷，通鑑地理通釋十四卷，漢制考四卷，漢藝文志考證十卷，通鑑答

問五卷，六經天文編二卷，困學紀聞二十卷，玉海二百卷，詞學指南四卷，小學紺珠十卷，姓氏急就篇二卷，四明文獻集五卷，共十四種，二百八十四卷。這十四種，涵括經史子集四部，又涉及天文地理、典章制度、文獻目錄等，王應麟視野開闊，博學多識，確可稱為通儒。

應當說，博大精深，構成了王應麟學術體系的鮮明特色。其最著名的兩書，玉海二百卷，大型類書，囊括天文、律曆等二十一門，元人李桓稱其「網羅天下之見聞，包括古今之故實」（元刻玉海序）；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更讚譽「其貫串奧博，唐宋諸大類書未有能過之者」。困學紀聞，於經史子集各類皆有所考訂、評論，對後世極有影響，如前所引梁啟超所云「爲清代考證學先導」。而當代學者對王氏其餘著作也已有研究，極有學術意義的評價。如周易鄭康成注、詩考，是現在存世最早的輯佚著作，清人奉爲輯佚學的鼻祖。王應麟搜尋諸書，輯錄鄭玄之周易注，爲易學研究提供重要綫索。四庫全書即列於經部易類之首位，也是整個四庫全書的第一部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其「能於散佚之餘，蒐羅放失，以存漢易之一綫」。詩考輯錄韓、魯、齊三家詩之異字異義，及「三百篇」外逸詩，體例完善，是第一部「三家詩」的輯本，是我國第一部較爲完整的輯佚本文獻。也可以說輯佚工作正式起始於王應麟。

其他如漢藝文志考證，可以說是第一次對漢書藝文志這首部古代目錄學著作進行系統

的梳理，體現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傳統目錄學的意旨，也可以說是開全面疏證史志目錄之先河。又如六經天文編可以說是仰觀天象，詩地理考奠定了詩經地理學的基礎，通鑑地理通釋是流傳至今的第一部系統論述歷代疆域政區沿革的著作。王應麟又是一位兒童教育讀物的編纂專家，他自宋入元，晚年歸居故里鄞縣不仕，即着力於編著啓蒙讀物，如小學紺珠、姓氏急就篇，及已亡佚的小學諷詠、蒙訓。又歷代相傳其所著之三字經，可以說是我國傳統啓蒙讀物的代表作，具有世界影響，一九九〇年聯合國曾決定將此書列為典範性道德讀物，推薦給世界兒童。

王應麟學術著作，多着力於注疏、考辨、輯佚，善於融文獻學、考據學、目錄學於一爐，但他仍大力提倡經世致用。他能將考釋與義理相互融合，如詩地理考不僅做材料爬梳工作，而且關乎政教風俗，在此書序中特為提出：「因詩以求其地之所在，稽風俗之薄厚，見政化之盛衰。」通鑑答問卷四置鹽鐵官乃提出重民觀念：「富在民，則國亦蒙其利。」這是有關資治通鑑的歷史評論之代表作。清代學術也有經世致用的特點，應當說與王應麟有共同的學術追求。

王應麟為南宋慶元府鄞縣人，其居籍即今浙江省寧波市鄞州區。他應當是浙東學派的先驅。鄞州區政府為推進文化強區建設，頗着力於弘揚浙東優秀傳統文化，大力開掘名賢文

化，並力求將悠久綿長、底蘊深厚的鄆州歷史文化與新時代的鄆州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前景融會貫通。二〇〇七、二〇〇八年之際，鄆州區與北京光明日報編輯部合作，組建三字經重修工程，後修訂本三字經即於二〇〇八年上半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社會影響頗大。又因我原籍也是鄆縣，二〇〇八年春，中共鄆州區委宣傳部、區文聯即與我聯繫，和清華大學商議，由清華大學中國古典文獻研究中心與鄆州區合作，在鄆州建立「王應麟學術研究基地」，以進一步開展王應麟學術研究，更有利於挖掘、繼承優秀地域文化。二〇〇八年五月，特聘清華大學副校長謝維和教授為學術顧問，與中文系主任劉石教授共至鄆州區參與基地的揭牌儀式，並參加首屆王應麟學術研討會。這確也為我們現當代高等教育與地域文化建設之合作、溝通，提供值得研究之顯例。

上世紀六十年代以來，我國海峽兩岸學者逐漸開展王應麟生平、思想及學術著作研究，學者研究範圍不斷擴大，研究成果不斷增加。但對王應麟著作的整理，却甚不足。近年來曾出版《困學紀聞》、《通鑑地理通釋》兩種，但僅是一般性的點校工作。「王應麟學術研究基地」即與學術界商議，一致認為：王應麟傳存於世的著作極多，提供了很多寶貴的治學方法，現在通過對其學術著作進行系統、深入的整理，當可以更加瞭解其考據、輯佚，及史學經世致用等方

面的成就，這當能更有利於切實保護和弘揚王應麟學術文化。於是就從二〇〇八年起，與中華書局合作，建立王應麟著作集成項目，組約有關專家學者，對現存王應麟著作，作全面、系統的點校整理。參與點校整理的學者，確有明確共識，即系統整理王應麟著作，當更有利於探討其豐富的學術內涵。

此次參與點校整理的專家學者，於王應麟有關著作，確有研究，其點校體例，也甚符合古籍整理規範。對有關著作，先探索版本源流，底本選擇不一定求最早刻本。如通鑑地理通釋整理者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傅林祥教授，就認為此書有幾種元刻本，但多有缺字、誤字，於是即選取津逮秘書本為底本，此為明崇禎間毛晉校刊本，校勘較精，故作為底本，而以元本作為通校本，同時參用通釋所引各書原文進行他校，以訂正原著文字訛誤。又如周易鄭康成注，整理者河北師範大學文學院院長鄭振峰教授，以清光緒九年浙江書局刻玉海附刊本作為底本，通校元刻本，同時又據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孔穎達左傳正義等進行必要的訂補。其他如詩考等也有類似情況。另如四明文獻集，此次整理時，採用當代成果如全宋詩、全宋文加以補輯，且整理者又加搜輯，有補全宋文所未收者。我們希望這次對王應麟現存著作，進行全面、確切的整理，為古籍整理研究提供高質量要求的樣本。

此次除整理著作外，還計劃組約關於王應麟的當代研究專著，已有者如王應麟學術評傳、王應麟年譜等，當可於近年內成稿，另擬籌劃對王應麟各書的專題研究。我們運用多種研究方法對現有材料進行多層次而又深入的分析 and 概括，就更能豐富和擴展現在已有的研究領域和成果。

二〇一〇年二月

點校說明

王應麟（一二二三——一二九六），慶元府鄞縣人（今浙江寧波鄞州區），南宋著名學者，字伯厚，號厚齋，晚年自號深寧居士，官至禮部尚書。宋亡後在家鄉隱居二十載，閉門謝客，著書立說（見宋史卷四三八王應麟傳）。其一生著作甚豐，可確考者，凡三十餘種，七百餘卷，今僅存周易鄭康成注、周書王會補注、姓氏急就篇、急就篇補注、詩考、詩地理考、漢制考、漢藝文志考證、六經天文編、踐阼篇集解、通鑑地理通釋、通鑑答問、玉海、困學紀聞、小學紺珠及深寧集八卷。

漢制考與漢藝文志考證是王應麟兩部重要的漢代文獻研究著作，二者雖不及玉海、困學紀聞影響深遠，却也在文獻、歷史領域有着重要的開創意義。漢制考根據漢、唐學者的經注及字書上的材料，結合歷史著作中的記載，考證漢代的名物制度，從而將經學、小學、史學融於一爐。漢藝文志考證一書首次對漢書藝文志的內容作了系統的辨正、考訂，並將漢志中遺漏的著作也一一補入，開啓了後世藝文志研究的先河。無怪人們將清代考據學的鼻祖追溯到王應麟。漢

制考與漢藝文志考證二書考證精該，論前人所未論，尚實證而少空談，在南宋末年虛浮的學術氛圍中尤為可貴。但同時也要看到，二書過分強調論有所據，論述多為材料引用，而鮮有自己結論，且一些考證仍有舛誤之處，這一點也為四庫館臣所詬病。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卷二十二中專門批判了漢藝文志考證一書，認為此書「于本原之地未曾究通」、「宋以道學矯之，義理雖明，而古書則愈無人讀矣」。王氏亦限于時風眾勢，一齊眾咻，遂致茫然無定見。

漢制考成書于元世祖至元十八年（一二八一），漢藝文志考證成書年代不詳。從現存版本來看，二者卷數分別為四卷與十卷，與宋史王應麟傳、宋史藝文志記載相同。其版本主要來自於玉海附刻及四庫全書。此外，明毛晉所輯津逮秘書、清張海鵬所輯學津討原中收錄有漢制考一書。現一一厘定如下：

一、玉海附刻之漢制考、漢藝文志考證

玉海是王應麟為應試博學宏詞科而編的大型類書，宋代未曾梓行，最初刊行於元順帝至元六年（一二四〇），漢制考與漢藝文志考證等十三種著作做為附刻同時刊行。此後元、明、

清三朝皆對玉海進行了修補或重刊，從而使得玉海衍生了不同的版本。作為玉海系統的漢制考與漢藝文志考證版本主要有：

元順帝至元六年（一三四〇），慶元路儒學本，此版本是玉海最早刊本，也是漢制考與漢藝文志考證的最早版本，現由北京國家圖書館以「中華再造善本」出版。此本保存完整，但書品一般，有不少漫漶之處。元至正十一年（一三五二），慶元路總管殷圖廬堂命王應麟之孫厚、寧孫重加校讎，得誤漏六萬字，為玉海首次補修本。

明正德二年（一五〇七），南監遞修本。此本為元至元六年刊，至正十一年修補本，明初板歸南監。正德年間，修補元板十之一二，保存了元板大部分原貌。

歷代修補本。此本為明南監刻本，明嘉靖、萬曆、崇禎、清康熙、乾隆年間分別進行過修補。由於歷經不同朝代的修補，此書字體不一，尤其是嘉靖、萬曆間所補刻工粗糙，內容也有顛倒錯亂現象，元板已不得見。

清嘉慶十一年（一八〇六），合河康基田重刻本。此本以元至元印本為底本，參校經史，改補舛誤空缺甚多，遠勝於各補修本。但仍有空闕，校刊也不甚嚴密，如漢藝文志考證卷四「論語」類中收有「小說」類作品，考證重複。

光緒九年（一八八三），浙江書局重刻本。此本以文瀾閣四庫全書爲底本，並用明萬曆修本、康熙修本、合河康基田修本、正德修本、陸心源皕宋樓元刻舊本校補，仍有空闕處參照以原書所出之經史傳記，是現存校勘最好的版本，缺漏、謬誤較少。其中，漢制考兼用津逮秘書本、學津討原本校勘，漢藝文志考證別無他本悉就原引書校之。二十五史補編中所收錄漢藝文志考證，經比較，當也是採自此本。

光緒十年（一八八四），成都志古堂本。牌記題有「成都王氏用元刻本校補重刊」，經比較發現，此本與浙江書局重刻本完全相同，只是字體稍小。

一九七七年，日本大化書局影印本，此本以日本所藏的元至正十一年重刊本爲主，參考臺灣中央圖書館的五種善本，相互配補，因此被稱爲「合璧本」。此以元刊善本配補影印，有較高的價值，惜此本國內少見。

二、四庫全書本漢制考與漢藝文志考證

四庫全書玉海提要云：「其書元時嘗刊於慶元路，板已久佚。今江寧有南京國子監刊

本，以應麟所著詩考、詩地理考、漢藝文志考、通鑑地理通釋、王會篇解、漢制考、踐阼篇、急就篇解、小學紺珠、姓氏急就篇、周易鄭注、六經天文編、通鑑答問等書附梓於後。……至他書之附刻者則各從其類，別著于錄焉。」可知，四庫全書本漢制考與漢藝文志考證爲明南京國子監刊本玉海之附刻。四庫館臣將十三種附刻從玉海中拿出，各歸其類。南監本明代時已朽蝕過半，後又歷經明、清易代，保管不善，後世多有修補。四庫本以此爲底本，錯誤、缺漏較多，不適宜研究之用。另外，四庫全書還有意刪削個別「犯忌」內容，如漢制考卷四說文中「南方蠻閩从虫」條，即被刪削。

三、津逮秘書、學津討原之漢制考

津逮秘書爲明毛晉所輯，現存版本多爲虞山毛氏汲古閣刊。勞樹堂津逮秘書序云：「明季汲古毛氏，刻津逮秘書百有餘種，四部略備，皆宋元舊帙。」在漢制考的各版本比勘中發現，相對於其他版本，該本與四庫全書本更爲一致。由此可推知該書中漢制考也極有可能是採用明正德南京國子監所修玉海本。本書校勘較精，但由於底本不佳，仍有不少疏誤、空闕的

地方。

學津討原，清張海鵬輯，嘉慶十年虞山張氏照曠閣刊，所收入之書是「就毛氏津逮秘書而損益之」。學津討原本漢制考也是在津逮秘書本的基礎上進行了少許再校與補闕工作，兩種版本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學津討原在進行再校時，仍有一些空闕未補。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的叢書集成新編中漢制考一書即爲學津討原本。

以上爲漢制考與漢藝文志考證版本情況的一些梳理與比較。無論是四庫全書本，還是津逮秘書、學津討原之漢制考，二十五史補編本之漢藝文志考證，都爲玉海附刻發展而來。其中，至元六年慶元路儒學本爲二書最早版本。明正德南監修本與合璧本底本相同，爲至正十一年玉海首次修本。津逮秘書本、學津討原本、四庫全書本、光緒九年浙江書局重刻本底本相同，爲明正德南監修本。通過各個版本的仔細校對後發現，在眾多的版本中，應以清光緒九年浙江書局重刻本最佳，此本參校大量版本，集眾多優點於一身，校勘精細，字跡清楚，內容無缺漏，雖不爲珍本，但也算是研究難得的善本、足本。一九八五年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一九八七年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二〇〇三年廣陵書局皆以此本影印、發行。慶元